

文公易說

卷十八之卷廿一

512
975
9



門口 12
疏 975
卷 9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八

作易

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楊興立語略

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

待底

同上

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

同上

易是虛設之辭不可以實迹論

同上

易難看無箇言語可形容得蓋爻辭是說箇影象在

那裏無所不包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



明治
月
日
年
縣
未

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沈僎錄

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懸空說一樣道理不比似他書各着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為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

潔靜精微是不犯手

記曾云潔靜精微是各自開去不相沾○黃顯子錄

潔靜精微是不滯着一箇物事

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 楊與立編

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自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

讀本爻則見其本旨矣 黃顯子錄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踈處甚散漫如大象蓋是泛觀天下萬物取得來闊往往只髣髴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着心曾方看得譬如天地生物極細巧者又有突兀麤拙者近趙子欽得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略此譬云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更好蓋着不得詳說也 黃顯子錄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

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人占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爾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本意知此方可學易

潘時舉錄

先生曰看易須是看他未畫卦爻以前是怎生模樣却就這裏看他許多卦爻象數非是杜撰都是合如此未畫以前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只是箇至虛至靜而已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說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所以禮曰潔靜精微易教也蓋易之爲書是懸空做出來底謂如書便真箇有這政事謀謨方做出書來詩便真箇有這人情風俗方做出詩來易却都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爻畫之先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既有爻畫方見得這爻是如何這爻又是如何然而皆是就這至虛至靜中做出許多象數道理出來此其所以靈若是似而今說得來恁地拖泥合水便都沒理會處了

呂輝錄

林少穎解放勳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

氏說為優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耳蓋易本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如程子所說以動者尚其變已上筮了易以變者占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十三卦是也以卜筮者尚其占文王周公之辭皆是為卜筮後來孔子見

得^問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得知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畫卦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耳故用以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煞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盡曉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耳如利用侵伐是事存而詞可曉者只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

如比卦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類便不可曉

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淺然却不到差了蓋爲學只要理會自己曾中事耳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箇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長盈虛之理春秋則是箇尊王賤霸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輔廣錄

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者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

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爲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物皆然而圖書爲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旣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辯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

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
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
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
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
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
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
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
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
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
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
觀卦體之象而爲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爲

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
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事既異而其
幾甚微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
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
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
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
之官掌之以爲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
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
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
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
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

朱文公易說卷十一
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
得其用蓋是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
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着物上故一卦
一文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
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
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無所
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
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
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又曰
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
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爲君以祀

之者爲臣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
但是先爲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
人解說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
他意但須是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
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
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袞說了易如一箇鏡相
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
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
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
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
潛龍也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了然會看底雖孔子

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
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說不惹
着那事包含是說箇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
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
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
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
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
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十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
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爲周公
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
問卦下之辭爲彖辭左傳以爲繇辭何也先生曰此

只是彖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
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
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
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
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
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
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
分上繫下繫也左傳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
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

董銖錄

又云今人讀易當自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
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讀伏羲
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思得易之本
意只是要作卜筮用也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多
文字言語只是畫八箇卦此處有錯後來親問過答見別處某卦有某
象而已大要不出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時亦
未嘗說破只是教人知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
彼者凶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
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是非伏羲之意也是
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時猶是就人占處說
如卜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及孔子繫易作彖

象文言則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
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因卜筮而言也就
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教人曉得所以吉凶卦爻
好則吉不好則凶卦爻大好而自家之德相當則
吉卦爻雖吉德不足亦凶爻雖凶而德足以勝之
亦吉反復就卜筮上發誨人底道理如需于泥致
寇至此爻自不好象却曰敬慎不敗也蓋爻雖不
好占者知慎畏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
可待之時故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
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
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

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為伏羲再出依前只畫
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
只是洪範九疇外此更有甚差異事

問伏羲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繇爻辭
以斷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
理然爻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
相發明耳荅云此說近之然亦未盡

荅林學蒙

問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
謝若有推排而又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
易觀之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以後之私記
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耦之私記潛龍牝馬等

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
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
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為始終之義九六
者人之才也處某事居某時用某物其才位適其
所當則吉不然則凶荅云此說近之然既知此而
又不免為前段之支蔓穿鑿何邪

同上

問易有取兩卦象以為法者有取卦名之義而思所
以處之者有取二義而思所以處之者荅云亦不
必如此籠罩

同上

劉礪問云聖人作易只是明箇剛柔陰陽吉凶消長
之理而已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是畫

八箇卦如此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却具此道理想得古人教人也不甚說只說箇方法如此教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如伏羲八卦那箇有甚麼言說

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鄭公藝圃折衷辨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無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

陳淳錄

問子貢既得聞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要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聖人罕曾說及

徐寓錄

胡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曾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它說得虛陳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為它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

說知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天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說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到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

黃義剛錄

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恁地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

資生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而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和那一又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如今只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

同上

石洪慶問易數先生云都不要說聖人之畫數何以如此譬之草木皆是自然恁地生不待安排數亦是天地間自然底物事才說道聖人要如何便不是了

潘時舉錄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挨到六十也鍾律

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
大皆至六十為節 余大雅錄

初三日夜問學易曰恁底說也得然聖人自說易之

無窮不成只是聖人用了他人無用處今日易道

以何為易只是吉凶消長天理人事是也 黃顯子錄

又問七十從心學易無大過曰聖人自言易之難盡

若如此看却是低小了聖人 同上

問時與位古易無之自孔子以來方說出此義曰易

雖說時與位亦有無時義可說者 廖德明錄

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 楊與立語略

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行有得者亦

因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

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

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

焉 已酉擬上封事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

易爻辭如籤辭 甘節錄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先生曰須是此心虛明寧靜

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

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

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

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
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時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
勉也 董銖錄

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
耳 楊與立語略

問易如何讀荅云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已
見讀其他書亦然 金去偽錄

竹凡橫陳處韋編半掩時寥寥三古意此地有深期

玩易齋詩

因看趙子欽易說云讀古人書看古人意須是不出
他本來格當須看古人所以為此書者何為初間

是如何後來又如何若如屈曲之說却是聖人做
一箇謎與後人猜搏決不是如此聖人之意簡易
條暢通達那尚恁地屈曲纏繞費盡心力以求之
易之書不待自家意起於此而其安排已一一有
定位 葉賀孫錄

又曰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
如說龍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實孝悌便是孝悌
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亨于西山
此却是亨字只看王用亨于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
川底意思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亨字蓋朝覲燕
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己

意牽強附合終不是聖人意易難看蓋如此同上

黃顯子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揆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同上

寓問五十以學易章集註先生舉史記作假我數年云是時孔子年老已及七十欲贊易故發此語若作五十以學易全無意思問孔子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為十翼不是方讀易也徐寓錄

問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

之意聖人此般話也如道者三我無能聖仁吾豈敢不是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程子謂學易者無大過文勢不然此章五十字誤然章之大旨只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一日統看方子細因吳宜之記不起云然李閔祖錄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皆不曾着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却不能解得緊要處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

已上方有着力處也 答張洽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答呂祖儉

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事

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纔遇一事即就一事竟究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未了又看一箇到後一齊都曉不得如人讀書初未理會得却不去究心理會問他易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云與詩甚處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到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是親

今切 葉賀孫錄

朱文公易說卷十八

其

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易與春秋他經
猶自可徐容錄

先生問此去做甚工夫對曰正欲請教先易後詩可

否先生曰既嘗看詩不若先詩後易吳必大錄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對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

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

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

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

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

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

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昏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

就其間推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

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

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

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

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

亦未為晚今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邪荅黎沈

易難看學者不若且看大學中庸語孟詩書較好商

量楊與立語略

問看易荅云未好看易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

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

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

且先讀論語等書某枉費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徐寓錄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又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說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他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說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陳淳錄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

一件事

同上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種玄妙之說廖德明錄

學者欲看易曰聖人不曾教學者看易詩書執禮皆以爲教獨不及易至於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

始取而敷繹爲十翼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
說出道理來當初只是卜筮之書耳

蘇宜久辭歸問歸去意欲觀易如何曰而今若教公
讀易只看古注及近世數家注又非某之本心若
必欲教公依某之易看某底又只說得三分自有
六七分曉不得亦非所以爲教如此看來則易便
是箇難理會底物事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要理
會聖人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
過只是此數者

沈僩錄

先生因蘇丈問要看易謂之曰易難看而今道要教
公依先儒解看則非某之本心道要教公依某底

看則又也不敢說如某說底也只說得三四分有
七八分理會不得所以說易難看聖人所謂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今既看詩了且看書或看禮禮頭
緒多亦難看某思得一說欲看禮且看溫公書儀
蓋他是推古禮爲之其中雖有得失然於今日便
可得用如冠昏喪祭之類皆可行若能先看此則
古禮少間亦自易理會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此之謂
也

呂輝錄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
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

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歎服此經舊亦嘗伏
讀然每病其未有入處乃承見喻使反復其論蓋
久不知其所以對也顧厚意不可以終辭始以已
意略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復有以警誨
之則幸甚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
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尤為隱奧而難知
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

荅趙善佐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九

古易啓蒙 濂洛諸說

凡示易說凡見說其之深不勝狀此經書不
讀然每病其未有入處凡承是書者復其
亦不知其所以對也雖學不可必於辭始
意略識其後未知言亦惟讀其義之復有以
之則幸其或能也惟惟讀之又與字而切
用讀之疑少則其意亦易矣夫此書與
是也

易學古易卷之九

知齋先生朱文公易學卷之九

東野古易卷之九

其意亦與得其所宜也夫此書與
其意亦與得其所宜也夫此書與
其意亦與得其所宜也夫此書與
其意亦與得其所宜也夫此書與
其意亦與得其所宜也夫此書與
其意亦與得其所宜也夫此書與
其意亦與得其所宜也夫此書與
其意亦與得其所宜也夫此書與
其意亦與得其所宜也夫此書與
其意亦與得其所宜也夫此書與

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

熹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終極不幸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殽亂遙遙千載莫覺莫悟惟易一經或嘗正定而熹不敏又嘗考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爲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工以具告熹病卧不能拜起謹遣從事敬奉其書以告于先聖先師之廷神靈如在尚鑒此心式相其行萬世幸甚謹告

刊四經成告先

聖文

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即奉

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

答陳亮

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複且覆卦之法不知何所攷據近歲林栗侍郎乃有此說然其法又與所論小異不知曾見其書否渠亦自以為先儒未發之秘則是古未嘗有是說也且如所論以用九為少陽用六為少陰如此則當為用七用八矣何九六之有乎此與啓蒙陋說正相南北不審今當定從何說因筆幸見喻也

答吳仁傑

呂伯恭頃嘗因晁氏本更定古易十二篇攷訂頗詳

然據淳于俊之說便以今王弼易為鄭康成易嘗疑其未安今得所示分別鄭王二本乃有歸着甚善然不知別有何證據也

同上

問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為伏羲黃帝書一以為夏商之書未知孰是答云無所攷當闕之

答林學蒙

問論上下二經為文王所分果可信否答云亦不必

論同上

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

學校貢舉私議

濂溪說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

本未有許多道理緣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也

舒高錄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問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

黃顯子錄

問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曰精是其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蘊如衣敝緼袍之緼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今易中許多事到得文王孔子推出來而其理却亦不出乎始畫也雖後聖有作更作幾本易亦不能外此邵氏經世書雖其數至於不可窮亦只起於此一畫也

劉砥錄

問遺書載明道語便自然灑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

生欲著洛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廖德明錄

明道言其體則謂之易此便是心其理則謂之道此是性其用則

謂之神此是情此三句是說自然底下一句云其命于

人則謂之性此是就人上說謂之命于人這人字

便是心字了

以其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這正如心性情相似

易便是心道便是性易變易也如奕碁相似寒了

暑暑了寒日往而月來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

一陽只管恁地相易葉賀孫錄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以人

間言之其體謂之心其理謂之性其用謂之情體非

體用之謂同上

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

子也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

體也

易道神便如心性情黃顯子錄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

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陽闔闢屈伸往

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則謂之道造化

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程子又曰其命於人則

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只是就人

道上說人傑謂中庸大旨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是通人物而言脩道之謂教則聖賢所以扶世立教垂法後世者皆是也先生云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翌日再問云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先生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於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

萬人傑錄

黃顯子有書先生示人傑人傑云其說名義處或中或否蓋彼未有實功說得不濟事先生曰也須要理會若實下工夫亦須先理會名義都要着落彼謂易者心之妙用太極者性之本體其說有病如

明道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方說得的當然伊川所謂體字與實字相似乃是該體用而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為體陽為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為易之體也人傑云向見先生云體是形體却是着形氣說不如說該體用者為備耳先生曰若作形氣說然却只說得一邊惟說作該體用乃為全備却統得下面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兩句

萬人傑錄

正淳又問其體謂之易只陰陽往來屈伸之義是否

曰說義即不是只陰陽屈伸便是形體

吳必大錄

銖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

程字先生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
錯總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
五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
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
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
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
之體質也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
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
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
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即是此意○董銖錄
易之為書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
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
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

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不
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攻象
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
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
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
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
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
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
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
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

朱文公易言卷十九
書深刻撫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
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
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
書書伊川先生易傳後

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義本自寬平今傳
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
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
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
寫為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
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密故
拘○答張洽

詩書略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

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
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
曲說得更無餘蘊不是那敲磕逼匝出底義理平
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
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淡底文字如何可
及吳必大錄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入路見其精
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着不識
其味都無啓發如遺書之類人看着却有啓發處
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
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礮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

發工夫乃磨礮工夫

吳必大錄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着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生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又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

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象旣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祇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

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

楊道夫錄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楊與立編

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

楊與立編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乃名言

同上

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

同上

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己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僭越浩近看易主以伊川之說參以橫渠溫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釋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己意可以如此否先生曰呂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熹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先生曰只說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說如何浩曰各有長處先生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識句法解釋文義必有長處

邵浩錄

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為論語其言反復證明相為表裏未聞其以此而廢彼也
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何哉如是作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論語矣而可乎

伊川先生為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伊川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為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錄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為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無所不滿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逆廢中庸

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並辨尹和靖手筆

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旁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蕕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汗蓋亦難矣

答程洵

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而夫子所自作者春

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

吳必大錄

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先生云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亦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語孟矣

廖謙錄

程氏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理是豫先說下箇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

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語論却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萬人傑錄

易傳平淡縝密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講學須先有一入頭處方好下工夫

答胡大時

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旨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且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却不錯也

答胡季隨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

是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上同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答符復

因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悞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偶讀漫記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先生云也是則是不可裝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以終始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作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豈可裝定做人說或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意只如易傳一書散滿天下今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

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

楊道夫錄

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禁定更不得疑着局定學者只得守定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何緣會有聰明

吳必大錄

先生問必大及二友俱嘗看易傳看得他如何是好何處是緊要看他愛也不愛愛者是愛他甚處必大等各對說先生曰如此只是葫蘆提看元不曾實得其味此書自是難看須經歷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看得入蓋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者如言事君處及處事變患難處今皆未嘗當着可知讀時無味蓋他說得闊遠未有

底事預包載在此學者須讀詩書他經自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前件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某屢問讀易傳人往往皆無所得可見此書難讀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先言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學則前面三句總盡致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總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纔提起便總統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此二三書若易傳則卒乍裏面無提起處蓋其間義理闊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又似隔一重皮膜

所以看者無箇貫穿處蓋自孔子作傳時解元亨利貞已與文王之詞不同伊川之說又自與經文不相着讀者須是文王自作文王意思看孔子自作孔子意思看伊川自作伊川意思看況易中所言事物已是譬喻不是實指此物而言固自難曉伊川又別發明出義理來今須先得經之本意了則看程傳便不至如門扇無臼轉動不得亦是一箇大底曾次識得世事多者方看得出大抵程傳所以好者其言平正直是精密無少過處不比他書有抑揚讀者易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然人多喜看正以其說有過處啓發得人看者易

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揚略不驚人非深於義理者未易看也

吳必大錄

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

答欽夫孟子說疑義

伊川先生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語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着實

余大雅錄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同上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乃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強處多

李閔
祖錄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
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
乃見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
友說晁景迂亦有此論乃知前輩意已及矣今日
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終是近
本實也

答呂伯恭別紙

程集荷借及略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開本如易傳
序沿流作沂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家以意
改者後來多所改正可從子飛求之殊勝此本也

答張
明仲

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也時也道也皆
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
無常而言之則謂之時而之所以然之理則謂之
道時之古今乃道之古今時之盛衰乃道之盛衰
人徒見其變動之無常也而不知其時之運也徒
見其時之運也而不知其道之為也道之為實造
化之樞機生物之根本其隨其從非有所隨有所
從也一氣運行自有所不得已焉耳所謂易有太
極其此之謂歟一說常處便是時其變動不居往
來無窮者易也其所以然者道也一說易道之生
也故曰易變易也然易有太極故又曰隨時變易

以從道也故伊川曰君子順時如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豈有一毫人爲加乎其間哉隨時而已時至自從而不可須臾離也是知隨時變易以從道三者雖若異名而易之於道初無兩物也然自學者分上言之苟未識夫所謂易則時食而飲時葛而裘毫釐之差其應皆惑則將以何爲道哉又嘗以是思之盡天下之變而已不自道者其易之體歟未嘗截然離析者其斯之謂道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指易而言謂人事也以理言之流行而無窮則時之遷移固自未嘗不隨其所當然而然也當然而然

即從道也就人言之衆人不識易而不能體則時既遷而不知遂以倒行逆施而違其時之所當然惟聖賢之流行無窮而識之體之其身即易故能變易以從道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猶曰時中云耳道不可直謂之中姑借時中而言耳未知是否荅云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潛見躍飛之類觀之則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可見矣

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以變易而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適當之而已非以此而從彼也荅曰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則因爻象之變灼見

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

答王遇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曉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

來

晏淵錄

書只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

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易何謂從道曰此皆可以見其意矣

答方士繇

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同上

易傳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就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

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

葉賀孫錄

劉問孟子所言有命焉有性焉看得將性命做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為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又問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先生不答少頃曰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初見伊川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只

棟難底問後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要且將聖賢言語次第看看得分曉自然知得伊川易傳序云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此伊川喫緊為人處

徐寓錄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是恰好處

林夔孫錄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

楊道夫錄

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當初也匹似閑看過

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

葉賀孫錄

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温故知新之意

禮正在恰好處沂而上之則儉為本浴而下之則奢

答呂祖儉

為末當以易傳之言為正龜山發明得亦佳

伊川易嚙有重疊處

葉賀孫錄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

有賢人用若一爻只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

做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

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先生云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

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

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

子易傳亦作成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

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余大雅錄

熹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闊略

後多記不得自覺得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

文字却只模得些查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

此因有獻易說多失伊川
精義而言○葉賀孫錄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常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

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偽熹時為公言揚

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

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

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為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為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

書伊川先生帖後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惑伊川先生教人看易須只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只看此尤妙

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所以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

沈僴錄

伊川先生與謝湜持正書曰若欲治易請先尋繹令

熟且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再

三云此是讀書要法

李閔祖錄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予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之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弘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況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

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答張敬夫

問胡安定易曰分曉正當伊川亦多取之黃顯子錄

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文作一事

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傳中亦

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

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

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萬人傑錄

趙卿所刻尹論甚精鄙意却於跋語有疑不知趙守

扣其說否蓋尹公本是告君子之言今跋但以誨人

為說恐不類耳又云伊川出易說七十餘家不知

伊川教人果如此周遮否語次試為扣之為幸呂恭伯

橫渠云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極好黃義剛錄

勇撤阜比說講易事李閔祖錄

又見易圖深詆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

曉其所以為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

蘊矣因來并乞數語剖擊其繆又大幸也荅林栗

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

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

同年而語者此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

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

易無所發明熹則以爲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
既明則易之爲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
而自然可觀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
未得爲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
予而實不予則熹請以邵氏之淺近踈略者言之
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
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
十六第五分而爲三十二第六分而爲六十四則
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言
者未嘗不脗合也此之并累三陽以爲乾連疊三
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

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爲六十四
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蓋不同
矣況其高深闕闊精密微妙又有非熹之所能言
者今不知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熹恐後之議
今必亦猶今之議昔者是以竊爲門下惜之而不
自知其言之僭易同上
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
有簡與橫渠曰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
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
不如此沈僴錄

熹看康節易看別人易不得他說那太極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又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楊與

編立

康節之學得於先天蓋是專心致志看得這物事熟了自然前知楊與立編語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位推去舒高錄○此段重出與卜筮門一段相似姑置於此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

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乎其歸若謂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

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先生曰然輔廣錄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纔發見處便筭將去且如
 今日一箇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筭得這箇
 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微密他只是動時便筭
 得靜便筭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筭得否康節云
 也筭得須是待他動時方可須更一葉落下他便
 就這裏筭出這樹是甚時生當在甚時死
 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
 易之體以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
 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
 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沈僴錄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
 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
 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輔廣錄
 黃榦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
 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
 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又
 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
 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楊道
夫錄
 熹近得蜀本呂與叔先生易說却精約好看方此傳

寫或未見當轉寄也

答曹建

來諭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槩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

厭充足

答程洵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辭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揚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

也書揚龜山帖後

示喻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

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攷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為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攷之則不免有可疑者熹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虚心讀之間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撰著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模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攷之復以見喻幸也來喻所謂隱者豈非

麻衣之流乎此乃偽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為然然亦誤以為真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其所以為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如別紙所示數說恐亦未免此病

也 答鄭仲禮

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潑廷老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攷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趙崇憲

問易本義曰易變易也交易也如何先生曰變易如陰變而陽陽變而陰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類此正是占筮之法交易如陽交於陰陰交於陽之類卦圖上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又云變易便是晝夜往來相為屈伸者

先生云看易先看某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攷如未看他易先看某說却也易看蓋未為他說所汨故也 呂輝錄

熹之易簡略者易之文義伊川諸儒皆已說了只就

朱文公易言卷十九
語脉中略引過這意思

楊與立編

所喻易說誠是大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綴說過多着言語便說殺了先儒註解非是不好只為皆墮此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覺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為沒身之恨矣

答吳宜之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為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

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著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偽學見識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劉君房

問本義云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不知變化云為主於人而言否答云變化者陰陽之所為云為者人事之所作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老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其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緣偽學禁

嚴不敢從人借書吏故頗費力耳

答孫自脩

熹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察察言之遣書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冊始見其底蘊如言四象及先天次第皆非康節本旨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真篇尤為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可惜用許多工夫却不濟事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熹向來作啓蒙正為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

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聞已見之嘗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生競辨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工夫故專附此奉報爾

答方賓王

易書刊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略向亦以一本浼叔網計必見之

答胡大時

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

攷筭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
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
自有人見得到底

葉賀孫錄

所論易是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
其言處未免多着道理說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
究竟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
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攷之有所未
安却望見教也

荅呂祖儉

易贊有翼其臨翼敬也

前書所報刊行易說事不知尚及止否計其書多說
象數似亦不妨但是有些這下氣息令人憎嫌耳

荅詹子厚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圍畫爲井字九區中石甃爲
高壇中之後區爲茅菴菴三窗櫺左爲泰卦右爲
否卦後爲復卦前扇爲剝卦菴前接爲小屋前區
爲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
之外圍繞植竹是日游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
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

陳淳錄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中則自有其理也
 知者矣生來文公易言卷第十
 謂人惟以舉下而止入軒之去
 之本圖與直竹長日於其間交臂
 而小者其去故三圖合以畫時李
 而間以時以
 亦惟其然於性而為保性養而
 高畫中之數圖為其著三圖而
 夫生來解合樓堂之數圖畫為十
 字以圖中否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十

注疏歐蘇近世及參同契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疏亦得書與易疏不

好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吳必大錄

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

儒遂不敢與移動楊與立編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同上

時舉問易中互體之說共父以為雜物撰德辨是與
 非則非其中又不備此是說互體先生曰今人言
 互體者皆以此為說但亦有取不得處也如頤卦

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會納甲是震納庚巽納辛之類飛伏是坎伏離離伏坎艮伏兌兌伏艮之類此等皆支蔓不必深泥也

潘時舉錄

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互體

易舉正亂道 吳必大錄

歐陽公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者纔數十事耳其極論繫辭非聖人之書然亦多使學者擇取其是而捨其非可也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取捨而盡

信之則不可也其公心通論常如此 此與定本大旨不異但書先後詳略

有不同者繫辭之說則疑其諸子不敢力主而復自刪之也○記歐陽文忠公事績

易是荆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 詩書周禮 是後來作底卻不

好 董銖錄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二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麤踈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 晁淵錄

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間又有精處說易說甚性命全然惡模樣如說書却有好處

葉賀孫錄

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穎濱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

語 荅宋容之

朱子發解易如百衲襖不知是說甚麼以此進讀教人主如何曉便曉得亦如何用必大曰胡致堂文字決烈明白却可開悟人主曰明仲說得開一件義理他便說成一片如善畫者只一點墨便幹淡得開如尹和靖則更說不出范氏講議於淺處亦說得出只不會深不會密又傷要說義理多如解

孟子首章摠括古今言利之說成一大片却於本章之義不曾得分曉想當時在講筵進讀人主未必曾理會得大抵范氏不會辯如孟子便長於辯亦不是對他人說話時方辯但於緊要處反覆論難自是照顧得緊范氏之說櫟鎖不牢處多極有疎漏者

吳必大錄

朱震說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他是不理會得老陰老陽之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是少不會變便不用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便會變便占這變爻此言用九用六亦如此

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

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
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類案漢上卦變則通不得

舊與蔡季通在某處旅
邸夜共推○黃義剛錄

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川
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淵象數之說去程門甚遠而
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為忠孝自黨論起絕迹師門
先生沒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
人其學亦可見矣

荅何錫

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厚重淳固但見識
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

廖德明錄

郭冲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間一二卦推
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
拈掇得愈不是了且如九圖中性善之說性豈有
兩箇善又安有內外大凡惡者皆氣質使然若去
其惡則見吾性中當來之善矣問郭以兼山自名
是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卦可盡則不
消更有六十三卦

周謨錄

問籍溪見誰天授問易天授令籍溪先看見乃謂之
象一句籍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
之在道猶易之在太極邪此意如何先生曰如此

教人只好聽耳使某荅之先教他將六十四卦自
 乾坤起至雜卦熟讀曉得源流方可及此李輝錄
 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
 間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
 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
 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
 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
 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足以明吾
 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跋李壽翁遺墨
 易說用意甚精然鄙見却有未安處似是為說太精

取義大密或傷簡易之趣更俟詳玩別奉扣也

荅趙彥肅

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却象
 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總領方可漸次探
 尋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
 虛費功力也荅趙彥肅

先生因說趙子欽

名彥肅

易說曰以某看來都不是如此

若有此意思聖人當初解象繫辭文言之類必須
 自說了何待後人如此穿鑿今將卦爻來用線牽
 或移上在下或挈下在上辛辛苦苦說得出來恐
 都非聖人作易之本意須知道聖人作易還要
 甚用若如此穿鑿則甚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之

意矣又云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者只是見得不透如釋氏說空空亦未是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得箇空而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却不曾將手去探着自冷而濕終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釋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至也須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知得一班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某因病後自知日月已不多故欲力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是一箇道理透使諸公之心便是某心某之心便是諸

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濟事邪

潘時舉錄

浩問趙書記曾將渠所說易來呈先生了如何先生云渠自是一般說話某理會不得只管以一樣說向話子轉將去愈轉愈遠說一箇元亨利貞更無窮

極

邵浩錄

所寄易說却以上內諸疑義所得甚多其未安者亦各附已意於其下并此卦內幸更詳之前書所論易說已詳然忽忽尚多未盡大抵多是未得古人正意而好自立說此今世讀書者之通病也荅方誼或言某人近注易先生云緣易是一件無頭面底物故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說得近見一兩人所注

得一片道理也都好但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
如何春秋亦然

輔廣錄

嚴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
說以一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
果然人間其故則曰是年晉卦直事有受茲介福
于其王母之文也予謂此亦小數之偶中耳若遂
以君儀為知易則吾不知其說也

偶讀漫記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
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
得執經門下躬扣所疑三復遺篇徒深感悵

荅何錫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

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
可用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
則閏年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
或問沙隨何以荅曰它執拗不回豈肯服也
示諭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
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人而不可必唯審時
量力從吾所好為在已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
研精於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會中已有成
筭固非晚學所得而輕議也

荅程迴

子靜嘗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
作又曰孟子無柰告子何陳正己錄以示人先生

申言曰正已也垂

楊道夫錄

楊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

曰林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

毀

湯泳錄

案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

蒙六十四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

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

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

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為說者如是而已初未

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

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

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

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昭合之度

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

夫有何分別又況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

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又

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

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為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竊

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處得其綱領

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為之但

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

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齊整其與

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為粗有理也蓋
 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
 行本爻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
 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三
 十六策陰用少三十二策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放神冥寂一爻已足即一
 開目舒氣以休
 息十二卦周即為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即為一歲
 之運反復循環無有餘欠其數如左方

震	一至五	復	一至半	臨	二半至五	泰	六至八半	壯	八半至十	夬	十一至十三半	乾	十三半至十五
一陽	二陽	三陽	四陽	五陽	六陽	七陽	八陽	九陽	十陽	十一陽	十二陽	十三陽	十四陽
百二十八	百二十	百十六	百八	百四	百	百四	百八	百十二	百十六	百二十	百二十四	百二十八	百三十二
陽生	陽生	陽生	陽生	陽生	陽生	陽生	陽生	陽生	陽生	陽生	陽生	陽生	陽生

巽	十六至二十	遇	十六至十八半	遯	十八半至二十	否	二十一至二十三半	觀	二十三半至二十五	剝	二十六至二十八半	坤	二十八半至三十
一陰	二陰	三陰	四陰	五陰	六陰	七陰	八陰	九陰	十陰	十一陰	十二陰	十三陰	
百八十二	百七十四	百六十八	百六十	百五十二	百四十四	百三十六	百二十八	百二十	百十二	百四	百	百八	
陰生	陰生	陰生	陰生	陰生	陰生	陰生	陰生	陰生	陰生	陰生	陰生	陰生	

六陽二百一十六陽極
 六陰一百四十四陰極

此說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死矣
 偶閱舊藁為之泫然戊午臘月二十六日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
 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

改故比它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刊得然裏面也難曉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先生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而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徧六虛今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

牽合

黃義剛錄

參同契說日月都是納甲法以晦朔之間為坤純陰望日為乾純陽初三至初五為震一陽生初六至初八為兌二陽生初九至十五為乾純陽十六以後漸減為巽十九至二十三為艮二十六已後至初二為坤其法則月常在此不動以手指日則常運行日行至震從左邊循左脅生以手則月生光一分至兌則月生光二分至乾則日在丹田故月全體皆光此望日也至十六已後則似漸上從右邊上以至巽月光漸虧至坤晦朔之間則日月相杳遂全無光據它之法則欲月常在上日常在丹田陰升而陽降也其脩養工夫次第火候進退

抽添加減皆視此爲準

或說道家脩養工夫只用復姤屯蒙四卦曰只用復姤二卦復屬子姤屬午只是用子午法道家愛啜人本是易底物事却將一最難底物事來說交你沒討頭處此只是火候之法除乾坤坎離四卦却用六十卦自屯蒙而下朝屯暮蒙做將去某初讀時更理會不得後來思之元來只是用納甲法納甲法今作卦者皆用之用此法於火候中却闕得箇子午卯酉即乾坤離坎四卦它藏了子午卯酉不說破却只說六十卦其實顛來倒去只是箇子午卯酉却用屯蒙瞞人交人難曉此法是逐日火

候日具四時以天運之四時是緊要時節以一身言之四時亦是人身二氣緊要時節候天地之氣將至則運自家之氣以應之年月日時不出子午卯酉之四時以一年言之四時爲四時之分至以一月言之便是弦望晦朔以一日言之便是子午卯酉且如一月之內用納甲晦日坤納乙三日震納庚八日兌納丁十五日從乾起納甲十六日以後屬巽納辛二十三日屬艮納丙三十日屬坤納乙乾南坤北震巽不用坎離蓋坎離便是本體坎月也離日也日月爲易易便是陰陽它做得極妙極精緻坎離便是它藥所以不用坎離乾

坤是那上下兩段是其窠臼而坎離往來上下於其間故參同契云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升降於中二用者用九用六六虛者六爻之位即往來上下之位也某曉得它道理是如此只不曉如何做起季通說曉得也不曾得做它工夫緊要處在晦朔之間故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渾沌洪蒙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都從此做起或曰亦如吾儒一陽所動處工夫爾曰便是這箇那箇與這箇只一般邵先生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分參同契首亦說乾坤者易之門戶衆

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卦位鋪排都只一般又曰看來只才知前日說不說話底便是法人之說話損多少氣或云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耳曰然它氣不泄只在裏面今人之氣盡是運出外去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融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真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爲之讀得亦不枉其用

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解
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聚彬彬兮萬遍將
可觀神明或告人兮覓靈忽自悞言誦之久則文
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
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
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
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
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
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然乃櫟括參同之語而
為之也

沈僩錄

問乾坤坎離中孚小過大過頤八卦番覆不成兩卦

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
兌便只是番轉底巽震便只是番轉底艮六十四
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
六卦中孚便是箇大底離小過便是箇大底坎又
曰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大

畫底離

蔡聚諸說

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
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
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乙下弦艮受丙三十坤
受乙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
十五昏在東十八以後以息視之至三十晦日光

盡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
整復卦便是震在坤下臨是兌在坤下泰是乾在
坤下大壯是震在乾上夬是兌在乾上乾是乾在
乾上姤是乾在兌上

參同舊本深荷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
後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參同亦有不曉其本語
而妄為模放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虛處可見
踈脫試考之可見也 荅曾極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十一

未卜筮

先生曰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
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
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
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
往往如今之環玦相似耳但如今人用火珠林起
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
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
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
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

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
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
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
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

潘時舉錄

周易只掌於太筮之官只是理會卜筮
易只是尚占之書

楊與立語略

陳文蔚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先生曰
然其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
易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
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言雜卦
彖象之類乃說出道理來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荅曰這都不可知但
他不教人卜筮時畫作甚

今人說易先掇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其次第
熹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
想象古人如此若更有奧義可推或曰卜著求卦
即其法也曰卦爻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
此須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

黃顯子錄

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却要就卜筮
中推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

葉賀孫錄

先生曰易只是箇卜筮書孔子却就這上依傍說些
道理教人雖以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

別生說

沈僩錄

伏羲畫卦止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
繇辭周公作文辭亦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說從
義理去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
之理讀者須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贊歎若可
只如此統說便了則夫子何用絕韋編而滅漆簡

邪答蘇
秦

熹解易只作占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
不得某之說雖粗却入得精精底義理皆在其中
若曉得某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

用若未曉得聖人作易本意先要說道理縱說得
好亦無情理與易元不相干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具
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
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
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
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
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
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
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

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亦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

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觀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

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呂祖謙

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

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蓋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為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虛心略賜省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

答張敬夫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先生曰如易某便說道聖人只是爲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而今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辨某嚙費氣力與它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踈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此只是理會卜筮後因其中有些子理故從而推明之所以大象中只是一句兩句子解了但有文言與繫辭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底來解如不

可曉底也不曾說而今人只是眼孔小見它說得恁地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推求且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爲周南召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箇去教人如周公做一部周禮可謂纖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卜之官却不似大司樂教成均之屬重緣這箇只是理會卜筮說箇陰陽消長却有些子理在其中伏羲當時偶然見得一是陽二是陰從而畫放那裏

朱文公易言卷二十一
五
當時人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
伏羲便與它別開這一機然才有箇一二後來便
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它也自過不住然當
初也只是理會罔罟等也不曾有許多曉崎如後
世經世書之類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樣無
所不曉得伏羲也自純朴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
來自它當時別開這一箇機後世間生得許多事
來它也自不柰何也自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以
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
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
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

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
之說他說理後說那卜筮上來做麼若有人來與
某辯某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爲
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後天
无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先生曰卜
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
是因它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它當
初做時却只是爲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畫許多
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
來問某與說云要曉時便只似靈某課模樣有一
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

朱文公易說卷二十一
云是誠實恁地說良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
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陳安卿問先天圖有自然
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
但圓圖是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
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物做兩截恁地轉來底
是奇恁地轉去底是耦便有些不甚依它當初畫
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箇太極下面有箇陰陽便
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
想見伏羲做得這箇成時也大故地喜歡自前不
曾見一箇物事子恁地齊整因言夜來有一說不
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

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
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
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如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
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象文言繫辭皆是
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
若是的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國初講筵講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
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
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

朱文公易言卷三十一
七
此文則利於見君而為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文則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言君德也者亦是說有君德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這箇無頭無面又如何見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今人說道明理事來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

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把作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鄉問如何恁地先生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先生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它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鄉問彖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彖象文言

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胡叔器問吉凶是取定於揲著否曰是然則洪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決大事也不敢不恇地兢謹如遷國立君之類不可不恇地若是其它小事則亦取必於卜筮而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恇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且如周公卜宅云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灋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周公先自要都洛後但夾將灋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兩卜所以皆言惟洛食以見

得是人謀先定後方以卜來決之擇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先生曰揲著用手又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鑽便自成文却就這上面推測叔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無所傳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間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向上底爲木橫底爲土向下底爲水斜向外者爲火斜向內者爲金便如文帝兆得大橫橫土也所以道予爲天王夏啓以光蓋是得土之象

黃義剛錄

初九夜侍坐復舉易說云天下之理只是一陰一陽剛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始畫爲一奇一耦自一

奇一耦錯綜爲八爲六十四爲三百八十四爻天下萬事具盡於此蓋該備於一陰一陽而無所遺也所謂剛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命之以辭而吉凶悔吝利不利皆自此而來遂舉乾坤一二卦爻云大槩陽爻多吉而陰多凶又看他所處之地位如何六經中因此事則說此理惟易則未有此事而先有此理聖人預言之以告人蓋天下萬事不離於陰陽而陰陽之理該備天下萬物之變態聖人仰觀俯察於陰陽之理而有以見之遂爲之說以曉諭天下來世然事雖未形而實然之理已昭著世間事不出是許多吾雖先見而預爲之說而

未至未然之理固難以家至而戶曉故假設爲卦爻之象寓於卜筮之法聖人又於其卦爻之下而繫之以辭所以示人以吉凶悔吝之理吉凶悔吝之理即陰陽之道而又示人以利正之教如占得乾此卦固是吉辭曰元亨元亨大亨也卦固是大亨然下即云利正是雖大亨正即利而不正即不利也使天下因是事而占因占而得其吉而至理之權與聖人之至教寓於其間矣如得乾之卦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之卦而初爻變是告人以履霜之漸也大槩正爲吉而不正爲不吉正爲利而不正爲不利其要在使人

守正而已又云易無思也他該盡許多道理何嘗
有思有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才感便通因舉論

占處

黃顯子錄

問坤六二不習无不利或以為此成德之事或以為
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
易只是說此文中有此象若占得此文便應此事
自此用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
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某說易所
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某之說只有一箇壁直
意思都不露惹學者須先曉得某之正意然後方
可推說其他道理如過劍門相似須是驀直擲過

劍門脫得劍門了却以之推說易之道理橫說豎
說都不妨若纔挨近兩邊觸動那邊便是攔不過
便非易之本意矣據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書
今人說得來太精更入籠不得如某之說雖籠然
却入得精精義自在其中若曉得某說則曉得伏
義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
方不失易之本意如人射箭須先射中紅心了然
後以射他物無有不中今未曉得聖人作易本意
便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無情理與易元不
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象設卦
繫辭焉而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

筮書者此類可見易只是說箇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無他說今人讀易當分爲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看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裏洎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今人說易未曾明乾坤之象便先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占得乾卦則

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繫易作彖象文言則以

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

又曰文王之

不如伏羲寬濶急要說出來孔子之心又不如文王寬濶又急要說出道理來所以本意寔失都不顧元初聖人畫易之旨只認各人自說一副當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說他一樣微似孔子易而又甚焉故某說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某所以不敢從而獨原易之所以作而爲之說然

孔子雖盡是說道理猶因卜筮而言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教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則吉卦爻不好則凶卦爻大好而已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而已德不足以勝之則雖吉亦凶卦爻雖凶而已德足以勝之則雖凶猶吉如云需于泥致寇至此爻本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謹畏防則亦不

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思患
預防而不至於敗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
理或問聖人作易只是明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
理而已曰雖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是畫八箇卦
如此也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然其
中則具此道理想得古人教人亦不甚說只是說
箇方法如此教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
如此則善如此則惡未有許多言語又如舜命夔
典樂教胄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之法教
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是要你不失其正

而已不必苦要你知也又曰某此說據某所見且
如此說不知後人以爲如何因笑曰東坡注易畢
謂人曰自有易以來無此書也

沈僦錄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爲精密是易之
括例要之易書是爲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
聖人則之則專爲卜筮也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
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
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
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不用比之
辭却自別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

楊道夫錄

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祖是爲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後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旣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祇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言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

夫子說得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有好做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同上

聖人作易本爲占筮然其辭固包義理在其中孔子恐人只於卜筮上來一向泥著方只以義理解之

如乾卦元亨利貞文王之辭在占法只是二事云
占得此純陽之卦者大亨以正也大亨言其吉然
所利者必須是正此爲之戒辭也文言方解作四
德然觀大傳之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吉凶與民
同患觀變於陰陽以生著等語則知易本爲卜筮
而作古人淳朴不似後世機智事事理會得於事
既不能無疑即須來占方知吉凶聖人就上爲之
戒便是開物成務之道若不卜筮言之則開物
成務何所措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極數知來之
謂占此即是易之用使人占決於易便是聖人家
至戶到以教之也

吳必大錄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
見識超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
不差先生曰古人作易只是爲卜筮今說易者乃
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
是非難爲如此安排下也

廖德明錄

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
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
欲作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
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沈僞錄

昨承寄示趙倉易論語說足浣愁疾易說簡易精密
不惟鄙意多所未及警發之深而近世諸儒說不

到處亦甚多甚不易其玩索至此深恨未得一面
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
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
聽今乃一向屏棄闊略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
綱領語意來歷似亦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略
記所疑之一二今謾記錄呈幸為詳之

荅虞大中

先生論易云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此爻便要
人玩此一爻之義如利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
正者便不利不曾說道利不貞者人若能見得道
理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如舜之命禹曰官占
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

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
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
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
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
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

潘時舉錄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
解後人便只以為理而不以為卜筮亦非想當初
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凶無文字某不
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彖
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不
可曉故孔子為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

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
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
不可看易嘗見艾軒與南軒爭而艾軒不然其說
南軒亦不曉甘節錄

余大猷問易本義何專以卜筮為主荅曰且須熟讀
正文莫看注解蓋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
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
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余大雅錄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只有奇耦之畫
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文辭
亦只是為占筮說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

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
只一般元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
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
四德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川先生云元亨利
貞在乾坤為四德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
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
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周
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
牽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占筮作
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
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待

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大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
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
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為教也輔廣錄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
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
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
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
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沈僴錄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
惑故能遠先生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
見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

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
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
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
只管去問於卜筮亦是不能遠也

或問鬼神荅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
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
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
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
上事纔動必應也

魏丙問元亨利貞之說先生曰易繫云夫易開物成
務冒天下之道蓋上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

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然伏羲之卦爻也難理會故文王從而爲之辭然於其間又却無非教人之意如曰元亨利貞則雖大亨然亦利爲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在下故教人以勿用童蒙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賢益於人方吉凡言吉則不如是便有箇凶在那裏凡言不好則莫如是然後有箇好在那裏他只是不曾說出耳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

楊道夫錄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曉崎嶇然而已事
事都曉不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爲凶則否
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
此也及後來理義明有事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
曰朕志先定鬼神其必依龜筮必協從已自吉了
更不用去事卜吉也周公營都意主在洛矣所卜
澗水東瀍水西只是對洛而言其他事惟盡人謀
未可曉處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則卜洪範謀及
乃心謀及卿士盡人謀然後卜筮以審之
先生曰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吉無其德

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適所說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習而無不利占無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德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

董銖錄

易之為書本為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

鄭可學

因學者問大學教情處而曰某常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教情處皆在所不答

沈僩錄

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啓行也易之書大率如此後世儒者鄙卜筮之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太卑者又泥於此而不通故曰易難讀之書也不若且就大學做工夫然後循序讀論孟中庸庶幾切己有益也

蓋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和氣未出未文公長壽卷第二十一不別此古無書
賦 賦不古也夫知題所說意亦大不習亦不利
 子未然進前文題備血中激氣幾時已亦益
 無不不致始曰是較前之書也亦甚疎太學始
 唱本益之請也為不又言而後是太學書又書
 於其長師之答行山是之書大率吐此於世爾皆
 是李為十益焉也曰師起大其是師於我出師有
 辭或者其後不答此間接 理即有此象有止象即
 當與十益書請不當去小我不當大饋及大學
 因學普問大學燒許與頭曰某常請也有人問是不

